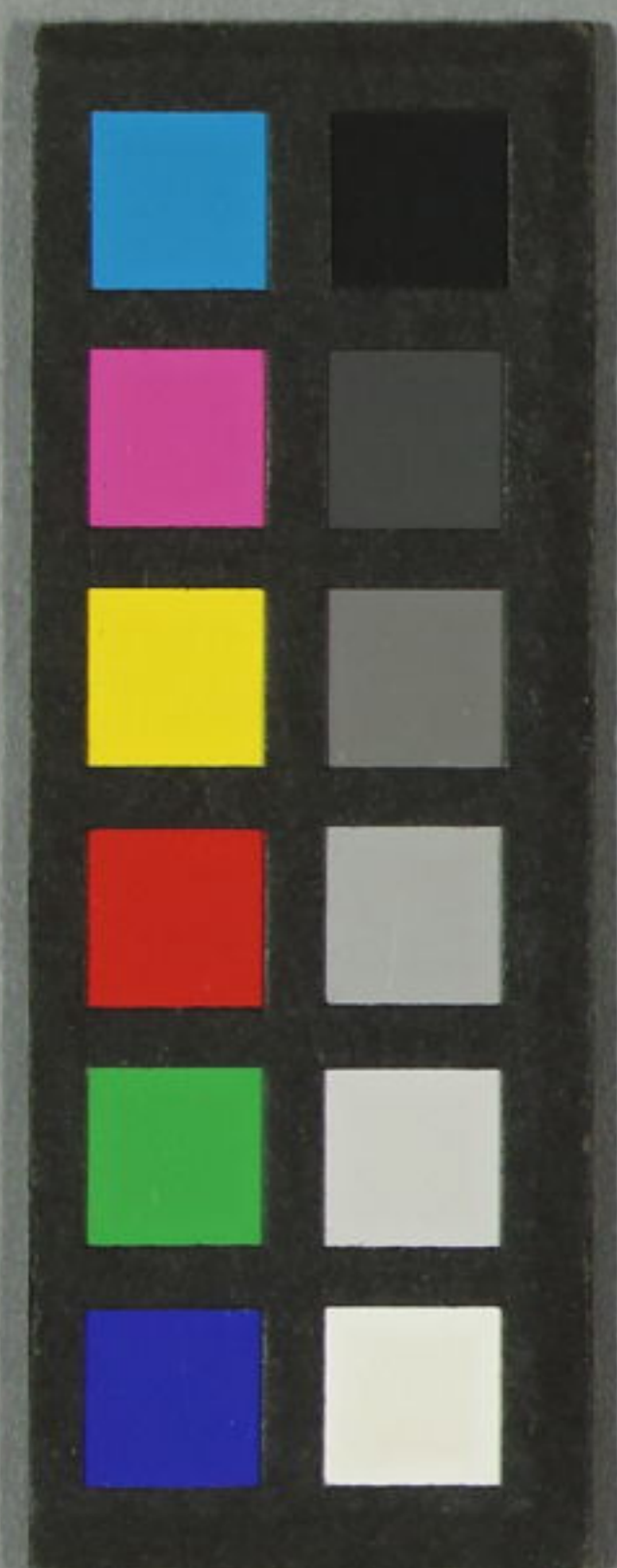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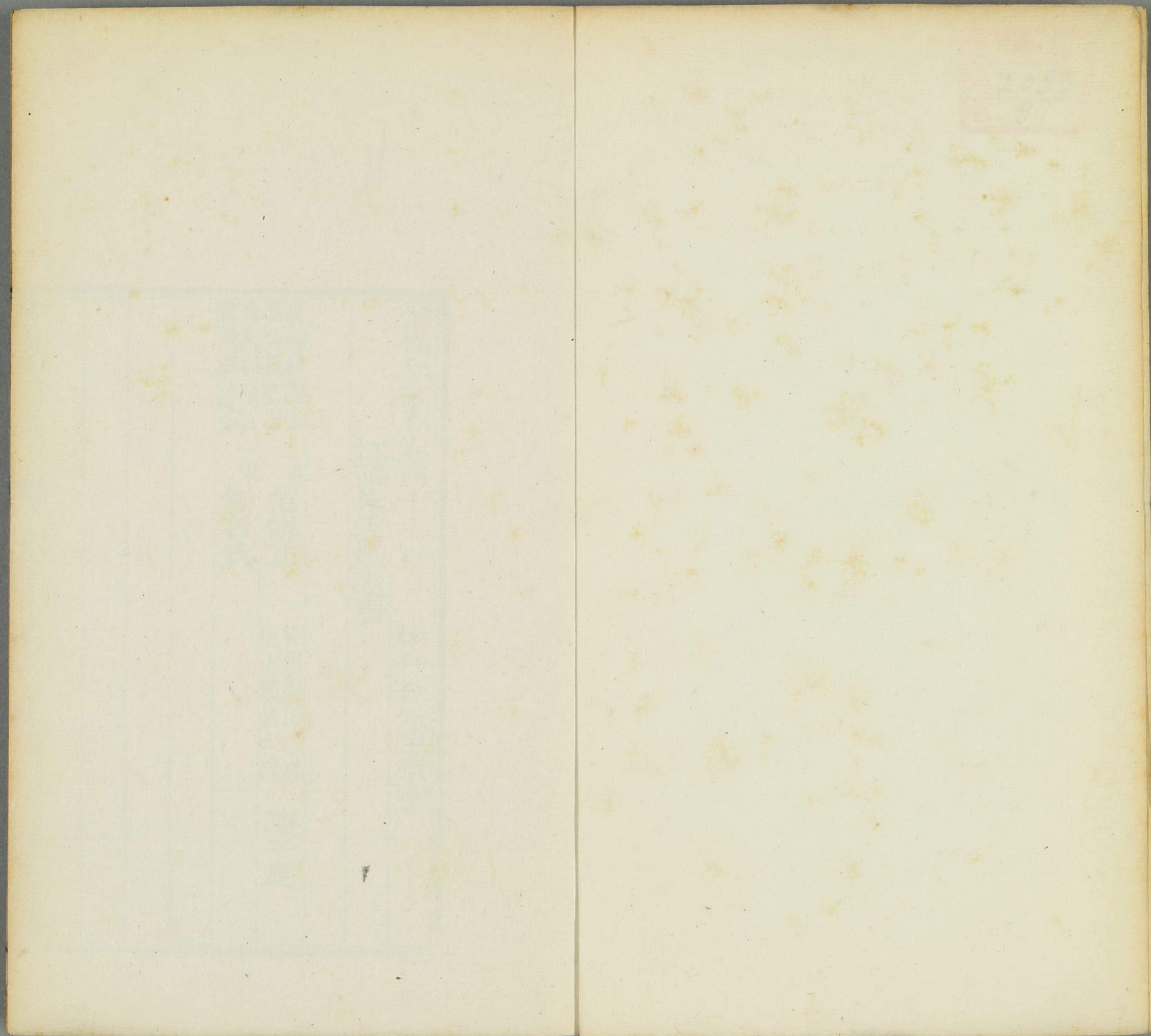


全蜀文志

和16
2033
31



和 16
2093
91



全蜀秩文志卷四十七目上

楊升菴先生原本

江陵朱雲煥遺唐

唐翰林學士

唐 范傳正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碑

陳子昂

李公新墓碑
奉議郎張銘
君說墓誌銘

宋 無名氏

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
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
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公
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
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
逸環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
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
調氣度宏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元宗明皇帝降
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元

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
前無比侍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
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
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
明皇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撥後
患惜而逐之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
機用安能做碌碌者落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鑠因肆情
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賞作詩非事於
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

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
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神鬼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
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
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
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
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
盤桓老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途之旅人
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平壤生
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

二

肆百伍拾叁

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
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咏吟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地按圖
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采備酒掃訪公之子孫欲申
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
皆編戶疇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林壑而進
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
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
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
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帛糲食

何所仰給儼於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
 閭逼道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
 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
 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惻然將遂其請因當塗
 合諸葛縱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語
 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於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
 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
 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
 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

下俚仗威令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
 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
 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勲業道德之家兼樹碑於道余才
 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置於泉扃一表於
 通路亦峴首漢川之意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
 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輯斷簡以行於代路曰松嶽
 降神是生
補臣蓬萊謫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宅象唯公
 一焉晦以麴蘖暢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瀛端萬慮泯滅乎尊前
 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
 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干日寧審乎壽終乎百年
 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界廣風雨侵新宅爽
 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外民永于此倚與琢石為二
 全蜀秋文志 卷四十七 上 碑 讀月草堂

碑一藏幽隧一臨峻岸深谷高
變化時一存一不虧

梓武東山陳居士碑

陳子昂

君諱嗣字宏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祉自汝南仕
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
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
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
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濛濛為黎
州長史督護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為本郡司馬即君之高祖父
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秘書於武東山生

四

伍百壹拾玖

烈祖湯仕郡為主簿遇梁季喪亂辟世不仕生皇考廣友祥無此字
迴迴早卒君即迴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己飭行一日
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迨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
以孝君克順至行勤苦節夏不辟暑冬不辟寒烝烝服事行年
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
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沒春秋已高從仕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
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放
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肴從之鄉里奉化以
相勸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冠以集無冠為政矣其為政也由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七上

碑

讀月草堂

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山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林
作泉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莓莓粳黍稷汶陽之稼如
 雲矣春日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常乘平肩輿
 省農夫饋田畯刑以肅墮悅以勞勤若孫吳之用兵鷲鳥之搏
 擊也倬彼碩文粹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惻寡賑窮乏
 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媮
 衣食帶刀劍椎埋胫篋之類鬪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雅
 業文粹作素節曰是有仁焉吾何從文粹下也遂頓浮窳之節
 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飭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節也君時年已

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卒默亡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
 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公
 口有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辟集有世人養德退耕集
 以集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迨於我君作者五
 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
 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稼穡植其
 杖而耘不答子路之問者豈我君之徒歟絲絲羅網冥冥高鴻
 趨趨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絕如胡越哉然則雨糞不
 免於蘭焚二老不免於薇歎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悔下無飢

寒舍道以制嗜欲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者
 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五
 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誠曰啟余手啟余足我聞古
 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
 易之以棺槨吾不敢違聖人可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巨
 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之清業也有子某乙等皆能祇奉遺訓
 畢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夕月載踰小兆時
 吉始啟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甲會葬者于
 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感曰君子沒矣仁文粹何以

名陵

本集

不朽

唯頌聲小子不斂

羊文粹

述鄉人之

教其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集作洎○此江濱山川隆
 鬱游鼎氣氤挺生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惟仁善隣樂我耕
 稼忘我縉紳芸芸田藪歲也其春農事方作君子孳勤蔬為夫
 子植杖而芸弋者何慕鴻冥高雲楚狂思世夷叔求仁長圖○
 交粹作時○終矣不考於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
 掛屈伸六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豈
 我寡貧自古有禮○交粹作死○吾似聖人嗟爾百代
 子子孫孫驕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奉議郎張君說墓誌銘

朱無名氏

予大觀元年以維揚執事被出廢處於家越明年故人君說之
 子解狀君說之行來求予銘惟嚴君說之才每與士大夫談之
 無不敬愛放其平生固有可銘者夫何辭君說張氏姓名咸字

君說本長安人七世祖遭唐衰亂辟地於蜀寓居成都淳化中
 曾祖從於廣漢之縣竹故君說為縣竹人曾祖諱庭堅祖諱文
 矩贈大理評事父諱統以殿中丞致仕君說陞朝贈奉議郎母
 趙氏贈靈壽縣太君王氏封華陽縣太君未及拜命先君三年
 卒朝奉君捐館諸兄相繼以亡君說年未冠家徒四壁伯兄之
 子漢淮與其友弟熒熒無依君說力學一舉登元豐二年進士
 第遂攜諸孤之官撫養教育訖於婚嫁視之猶君說子也初釋
 褐除蜀州新津簿繼遷仁壽令再遷雅州百丈令改華州學教
 授元祐初詔復六科君說慨然曰吾先君嘗應是詔可不終成

成其志邪於是晨夕探討披閱寒暑飢渴未嘗釋卷故六藝百
 家歷代文史無不該習一旦再預閣試遂對大廷哲宗皇帝擢
 居第一改宜德郎僉書成都節度判官公廳事轉奉議郎昔我
 宗祖分設六科以籠絡天下雄俊故士有策名於此者不淹歲
 力遂躋華要名卿巨相由此途出十常三四得人之盛度越前
 世逮神考有為超然遠覽既患道德之不一又閔士夫弊於雕
 蟲之習也故一以經書造之而詞賦與六科俱罷及其中復吾
 蜀與選者中三人而君說與什邡王君普王君與君說亦相隨
 淪沒嗚呼科舉廢興與夫人物盛衰偶相值邪抑人事天理故

有前定也嗟乎以君說疏敏之才宏贍之學與其經世之志假
之以年則功名富貴視他人何歎君說長於序事稽參古今披
文相質歷歷可取年方齠齔一觀奕基妙盡其數士大夫罕能
及之其天資穎悟此若凡三娶任氏贈仙源趙氏贈仙居計氏封
仁和竝縣君生五子曰澥曰漢曰潞曰澆曰浚女二人長適進
士陳份次適進士王恂孫男三人梅樞樺元符二年五月初四
日以疾終於成都普福僧舍享年五十二大觀二年三月初十
日葬於蒲閣鄉桑遠里之新水澥編類所為雜文二十卷藏之
於家銘曰延妙質馳駿聲大廷發策超羣英胸中素蘊蟠滄
演文采韓韓垂天星哀哉造物不我營胡不假以

桐此當作恂淳熙甲
知臨安府者魏公次
子恂定叟也接洪容
齋五筆魏公次子名
恂音進今宋史作恂
判本之誤也

天之齡奄忽順化人所驚幸聽雛鳳高岡鳴慰我感慨遺芳馨
碑外漫滅淳熙十三年孫朝散郎權尚書兵部侍郎兼知臨
安軍府事兩浙西路安撫使恂得遺本于故皮中重新磨寫普
孫通直郎新差知潼川府飛鳥縣兼來調官俾石立於墓下

全蜀秩文志卷四十七目 中 楊升菴先生原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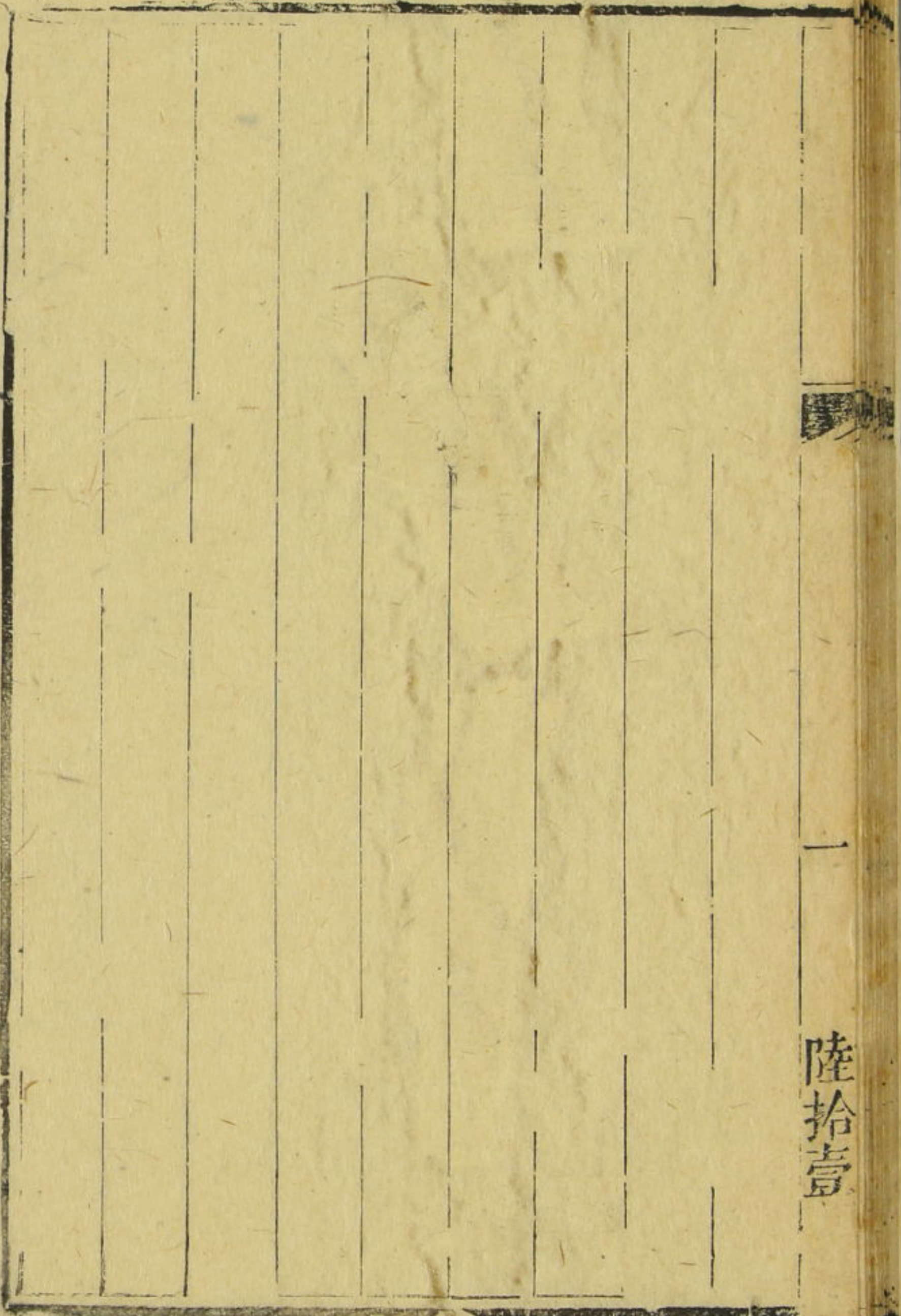
江陵朱雲煥退唐

李文簡公碑 宋 周必大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七目

讀月星堂



全蜀秋文志卷四十七中 楊升菴先生元本

江陵朱雲煥遺唐

碑文下

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李文簡公神道碑

宋 周必大

韓愈以天刑人禍歸咎史筆柳宗元隨闕其說後人終致疑焉
今以李文簡公驗之何疑且左氏紀諸國之事史記上下數千
載是是非非利害不專及當世若公續司馬光資治通鑑為本
朝長編上關國體下涉諸臣之家非異代比使天刑人禍可信
全蜀秋文志 卷四十七中 碑 讀月菴堂

安能紹知明主見推多士生歷清平沒定美論諸子歷踐世科
歷二千石光顯未艾如李氏者乎况公出入中外見謂忠直盡
言交游藐視強禦雖微作史自當齟齬難合然讒間不行於朝
士大夫鮮含怒者何也守道正莅職公事上不欺應物無心天
人交助其茲乎既沒十八年蜀多文士其子不近求缺二而遠
屬缺四字同朝久相知深也歟是宜序而銘之公諱壽字仁甫
二字子真系出唐曹恭王季子右武衛大將軍偲武后斥為民
徙眉州之丹稜縣遂家焉六世孫瑜始復屬籍仕至長江令公
長江十一世孫曾祖夔祖鳳贈奉直大夫考中朝奉大夫知仙

氏字下或尚有脫漏
所缺三字非在史字
上疑作妣史氏生於

井監累贈宣奉大夫缺三字史氏公政和乙未天資穎異博覽
經傳獨不樂王安石學甫冠已著兩漢鑑明年追念靖康變故
著反正議十四篇人皆奇之紹興八年第進士調成都府華陽
縣主簿未上講書本縣龍鶴山命曰巽岩有記云子真子三卜
居乃得此山向東南面西北其位為巽為乾蓋處已非乾則無
以立應物非巽則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陳之
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立善惡分焉
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七中 碑 讀月草堂

能久故取諸常恒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
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
起有不可知將合於道其惟權乎然非異則權亦不可行學而
至於異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年方二十四其志趣學問如
此久之赴華陽時宰秦檜知公名公不與通會詔郡國舉賢良
公攜五十策謁成都仲缺二不果薦秩滿外銓復職教授缺公
亦不就注嘉州軍事推官丁父憂二十年服除再注雅州軍事
推官作富真司箴奉郡守用私情背缺者總領財賦符行中屬
公增簡州鹽筴公移書力拒之舊相張浚謂有臺諫風二十四

年改宣議即知成都府雙流縣日坐廳事訟至立決前致政李
文會自瀘州徙益府下九縣供張加倍公用常儀李由他道去
仕族張氏子競家賞公曰汝在喪忍墜先訓盍歸思三日復來
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雱市三成之產業公以成之不自所生母
追正之勇缺辭訴府公引經議律文致雱法豪右斂迹邑庭如
缺二緇史用彙次國朝實事謂司馬光修史先為百官公卿表
十五卷後頗散逸乃徧求正史實錄旁采家集史增廣門類
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書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完者僅
七之一長編之書蓋始於此二十九年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辟
全蜀秩文志

公幹辦公事三十二年知榮州州因山為城川為池缺二常患水溢公築坊禦之隆興二年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四人州縣多橫斂公選官置局括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中數而為帳徧示官吏計擅不當定名為科約至今不廢母憂去官乾道三年召赴行在八月入對上太祖故事乞以為法請缺三字言事又言軍興三十年蜀賦一錢折變百之願自此勿增取况蜀兵已多宜罷招刺嚴揀汰禁大將毋張虛籍培部曲孝宗嘉納除尚書兵部郎中以父諱下行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又兼禮部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

作樂公言漢唐事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比使權用十二月正除禮部員外郎公言中興祭典未備岳鎮海瀆先農先蠶風雲雷師九祠以酒脯代牲牢近者兩賜失節殆或以此詔書舊占城國人貢依崇寧五年敕書用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金鍍銀匣公請如近例學士院謂禮部不當預公曰典禮先有司部兼掌客豈侵官邪長編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秘閣公遂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特遷全蜀秩文志

迄作乞

兩官公意時文卑弱迨令教官取學術醇正切於世用之文苟涉虛浮必行黜落明春省試敕榜戒諭上方勵精爲治事或中出公輪對言唐虞三代專倚輔弼漢唐或謀卿士今舍二途近習必進此治亂之機惟聖明深慮過防蓋有所指也又奏省闈取士本不立額乞參臯祐四百之限稍加裁定舊奏名并賜出身罕授職任近兩榜至八百五十餘人攷選注官而賢良方正則寂無應詔舉者讀畢遂言天下有變經營北方未見可付之人上曰當自將公曰聖諭及此與真宗濟澶淵合矣上曰此朕家法太祖平澤潞取睢陽太宗平太原皆是也公謂先自治以

四

肆百伍拾叁

待時上聽不倦近侍跛倚明日論三省議省額特恩二事有沮之者乃已五年四月遷秘書少監太史言八月日當食公上疏曰災異所以儆戒人主今經筵不訪問言路罕論奏大臣無趙普補綴奏目杜衍封還內降之風臣恐憂不在疆場惟陛下進象正消羣陰以應天變是冬擢起居舍人六年雷震土元後一日公錄仁宗景祐三年正月甲辰求言寬賦斂一詔以進直前乞刊定徽宗實錄之疎舛者因言臣方修缺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時正史詔復開寶錄院四月首命公爲檢討官汪應辰進公子虛賢良行業上曰卿有子矣范成大除右史外攝起

全蜀藝文志

卷四十七中

碑

讀月草堂

進作違

後疑作繳證亦疑
作論

置作直通作速

居即議者誤引元豐八年十月詔欲二折保正止存者長又宰
相以蜀人帥蜀工部竝除二侍郎武臣提典刑獄皆進舊制公
後證再三上曰卿論事根據極朕心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
相虞允文既任恢復未免更張公言二典若稽古夏有典則商
云成憲周云舊章漢云故事子孫莫之敢變更法度厲階可鑒
時上欲除公兵部侍郎公自攝記注數論事宰相頗不樂公遂
請去六月除置顯謨閣湖北路轉運副使陞辭以欲通變古為
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
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委公條進至則言創耕憚科斂且畏爭

五

肆百伍拾叁

問疑作陽

同疑國眉疑胥

奪宜寬冒占廣激勸如太祖乾德四年許見佃者止輸舊稅更
不通檢詔如所請其妄執契爭奪毋受理守令能勸課者賞知
總賦呂游陽奏計公攝其職歲饑發戶部大軍倉賑民僚佐爭
職公曰吾自任責不以鬻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糾劾曰專輒
請上令具折而已七年屋中制科八年以舊官趨召會虞允文
由左丞相宣撫四川自詭北伐疑公異議預白上改直寶文閣
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置戍以拒夷人敘州舊市羈縻
馬價頗平比歲增其尺寸償直不以時公言同計邊防眉失之
乞戒茶馬司市毋溢額仍勿於夷漢禁山內伐木造舟尋皆報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七中

碑

讀月草堂

可守邊踰歲淳熙元年被召適城中火公上章自劾既放罪矣
 提刑何熙志奏公不親至火所併指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
 謔謗上曰此載皇宋事矣何害止命成都提刑李繁體量火事
 公行及國門及祠待辦除江西轉運副使且許缺二臨遣公進
 治平四年至元符二年長編四百一十七卷或勸公方被讒勿
 及時事公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報也遂奏近日食地震
 小人不可不慮又上快箴引太祖退朝悔乘快決事以諫
 上曰朕當揭之坐隅進秘閣修撰旋坐火役不盡書焚室貶秩
 一等而熙志以輒議之事削兩官公至江西置一路財賦都簿

如潼川科約未幾召還乞令本路毋以臣去廢此書上曰卿不
 為高論務在便民甚善擢秘書監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
 撰蓋專待公以史事故用侍從之禮三年正月也公前數言南
 郊明堂大禮自宜送行道轉對申前說上令缺三字近謂德壽
 宮有嫌沮不行及予為禮部尚書與諸儒議周成王宗祀文王
 漢武帝配高祖所謂嚴父指周公也晉唐及本朝名臣皆有
 是說非出於燾發之耳其議遂定三月除權禮部侍郎賜服金
 紫七月壬戌雷震太廟柱壞螭尾有司隨加繕治公奏此非所
 以祇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有讜言公嘗請正太



祖東鄉條上熙寧元符紹興議論其後卒行之進四繫錄記女
 直契丹起滅自紹聖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上曰朕可一日忘
 此仇哉九月兼侍講以經筵少開錄趙師民勸講箴以風併及
 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說會改潛邸為佑聖觀創璿
 璣殿於太一宮公密疏二千餘言上褒答之四年春駕幸太學
 命公執經特轉一官堅辭不聽公自即春官已極論科舉及秦
 名去冬又乞依紹興二十七年二月詔書用經義詩賦論策四
 場如元祐時仍采蘇軾議量收恩科至是力持變文體取正學
 以致人才上袖公奏付三省下學官議國子司業鄭伯熊等請

七 肆百伍拾叁

如公言而老生晚學譁言不便議遂格八月直拜侍郎仍兼工
 部徽錄置院久公薦呂祖謙為秘書郎兼檢討官審定增削數
 百條書遂成特遷一官或請升降兩學從祀衆議不同第去王
 雱榜用公說也元符靖康長編成上謂公無愧司馬光後有表
 云豫帝恩言比迹先正指此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
 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上再留賜飲賜茶恩
 意甚寵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公為即時已言乾道新歷不
 可用因舉差失數十條詰太史局官皆無以對卒無缺者公又
 參酌開寶通禮政和五禮新儀為一書雖下禮官亦不能成九

全蜀稗文志

卷四十七中 碑

讀月草堂

月丁酉日當夜食公為社壇祭告官伐鼓禮公舉行之先是屋
 人秘書為正字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
 典史事縉紳榮之公感上知論事益切每叢談未發言公條
 陳可否有執無逢會近臣復舉公次子塾應科目黜於閣試屋
 適放校上舍生發策云缺二為御史所劾語併及公屋降一官
 罷公以本官知常德府初政和七年鼎澧辰沅靖州置營田弓
 弩十司給田募人開邊范世雄張察等附會擾民建炎三年亟
 罷之乾道末守臣劉邦翰請復行於辰沅靖三州公為轉運謂
 不當復已而提刑引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公至請度田立

額事下諸司公獨約帥臣張栻具奏上即從之境多茶園異時
 禁切商賈甚至交兵公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迄無
 犬吠警六年乞間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秋行明堂大禮上
 以公首建議特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屋塾繼亡上欲公以吏事
 銷憂起知遂寧府用蔡挺涇原衙教法闢勤武堂親閱士卒其
 雜居市廛者葺營聚之七年史院進四朝正史經修官在外者例
 減磨勘二年宰執奏正史頗采李燾長編地里一志又出其手
 詔減年外別轉一官公自奉議即年涉典籍官朝議大夫避父
 名遇遷秩寄理者三於是轉通議大夫公以酒課加重奏摧酤

九 肆百伍拾肆
起王莽而成於德宗本朝郡釀有數鹽司尚不許今乃設法勸
飲以斂民財縱未能盡弛猶嘗用買撲舊法罷去官監上意鄉
之而計司迫贍軍日減三十緡而已公節用度停茶錢官府肅
然前代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具奏至是上四
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二百六十八年事散九百八十卷一覽
難周別爲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事目十卷時詔命已下
公控辭久之上數詢來期十年六月對延和殿邇英方讀陸贄
奏議公撫言切今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且曰贄雖相德宗其實
不遇今可謂千載一時上曰惟不遇於當世是以言垂後世公

又秦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
可以卽戎異矣上有無功業之嘆公曰功業見於變人事旣修
天應乃至上曰卿宿德者儒宜在左右任史職進敷文閣直學
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自修國史七月外旱公進避殿損膳求
言故事上亟施行命侍從臺諫兩省卿諫館職實封言事趙彥
中草詔云意者委任或非其人公秦陛下委不過三四大臣神
宗語富弼云唐太宗與魏徵議政全似爭競宜勅二府以魏爲
法毋若元豐王珪號三旨者謁上有可否珪曰領聖旨諭軍國
事誠如聖旨啟擬曰取聖旨也又謂戶部不足南庫有餘請如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七中 碑 讀月草堂

唐建中罷瓊林大盈庫歸左藏上以奏復外讀者失色丁丑遂
兩一日宣對公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
費頗多上曰感卿忠愛然朕春秋已高安得此聲近唯李婕妤
用三萬緡他無費也憂熒惑嘗入斗公言天道遠惟正厥事可
以彌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十一月朔當食心
八分公曰心爲宋分爲天王位潛陽將復陰氣乘之小人害政
外裔窺中國之象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二十四明日付延
和又及晉何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上甚嘉獎是歲公賦詩云
明年七十吾歸矣預買北關門外舟至冬疾作三省請給告十

十

肆百伍拾伍

日上曰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可半月十一年春表乞致仕優詔
不允上數問宰執公疾增損何如萬里召來豈容輕去丞相王
淮曰壽知進退宜如所請上曰脫不幸有故於道路奈何可論
其鄉人給事中宇文价留价傳上旨公曰臣子戀闕非老疾忍
乞骸骨因詢价時事勉以忠蓋聞四川制置事留正總領馮憲
論減酒額猶手劄贊廟堂行之二月病棘甲子除敷文閣學士
轉一官致仕命下喜曰事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爲
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爲祖用人以昭陵爲法
辭氣安定俄卒上聞嗟惻賻銀絹三百匹兩贈光祿大夫令臨

十一 肆百伍拾伍
安治後事沿江漕司津置歸舟它日語宇文价曰朕嘗許壽大
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
不謂止此也公孝友誠實性無嗜好惟潛心經史有易學五卷
春秋學十卷故其出處本於潔靜精微著述則評論今古別白
善惡得褒貶之旨所至求與篇隱帙傳錄雖校雖陰陽小說亦
無遺者家藏積數萬卷為文語適而理備攷蜀類試參詳南省
多得名士薦人輒削藁前兩朝適虞允文暨趙雄當路士大夫
爭談兵二公皆蜀人雅敬公公一無所徇晚在經筵人頗懷安
公為上言前日紛紛今日默默俱非自治其持論不隨時類此

籍作集

公著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
文籍三十卷奏議二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
守錄三十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年表
二十三卷唐宰相譜一卷江左方鎮年表六卷晉司馬氏本支
王謝世表五代三衙將帥年表各一卷本朝事始兩卷建隆遺
事辨趙著別傳科場沿革集賢學士并賜詩典故各一卷近韓
文富王歐陽司馬三蘓及六君子年譜各三卷明年七月乙酉
卽葬巽岩之陽妻碩人楊氏同邑贈朝散大夫素黃庭堅為記
大雅堂者後公年卒附焉七子謙早死虛終奉議郎主管成都
全蜀秩文志

府玉局觀至今為朝請郎權發遣忠州塾終承務郎登亦亡壁
 真皆登科今為朝散郎壁權發遣漢州直承議郎適朝散郎知
 吳州曹執中坑適朝奉大夫知崇慶府帥祖慶壇適迪功郎漢
 州學教授任阜埤適謝純穎增適承議郎充雲安軍使兼知縣
 事張伸堪適朝散大夫利州路提刑獄公事范子庚孫十一人
 鏗宜議郎錫修職郎彭州九隴主簿鏗鏐周鉤鏗鏐積簡其
 三今亡鏗周鏗也女三人長駟早天次真適修職郎孫剛亦不
 在從適承務郎新雅州蘆山縣簿尉劉成季曾孫十一人公爵
 丹稜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諸子升朝贈少師而贈楊氏福國

十二 肆百伍拾肆

夫人銘曰尚書記言春秋書事經列以六史居其二漢太史公
儀尊相臣我朝大典亦歸幸庭時政有記起居有注東觀
石渠諸儒所聚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合力纂修猶思調處公生
遐方初益州縣問於朝會屈身鉛槧祖功宗德業鉅事嚴政有
因革論多異同禮樂制作夷裔叛服原始要終咸舉綱目三入
承明乞用奏篇帝擬以光士推如遷問胡云然多聞諒直舞禮
文姦缺四字以正事君忠謹不欺出而臨民敬簡無私赫赫
榮名番番壽考慶流子孫殃則何有螭
首龜趺刻以銘章申勸剛者公為不忘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七目下
江陵朱雲煥遺唐

塗山古碑

元賈元

賜修蜀堰碑

揭傒斯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七下 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碑文下

塗山古碑

元賈元易巖

華陽誌云渝郡塗山禹后家也古廟廢宋至壬辰郡守費著仍建廟嘗考取於塗山之說一謂在此一謂在九江當塗東漢郡志云塗山在巴郡江州杜預考曰巴國也有塗山禹廟又古巴郡志云山在縣東五千二百步岷江東折高七里周圍三十里酈道元水經云江州塗山有夏禹廟塗后祠九江當塗亦有之

全蜀藝文志

卷四十七下

碑

讀月草堂

杜預所謂巴國江州乃今重慶巴縣江州非九江之江州漢史蜀志有稽至今洞曰塗洞村曰塗村灘曰遮夫石曰啓母復合帝王世紀蜀本紀華陽國志元和志等書參攷之禹乃汶山郡廣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異生禹於石紐廣柔隋改廣柔爲汶川石紐在茂州域隸石泉軍所生之地方百里夷人共營之不敢居牧靈異可畏禹爲蜀人生於蜀娶於蜀古今人情不大相遠道江之役往來必經過門不顧爲可憑信先是帝曾大父曰昌意爲黃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顓頊顓頊生鯀鯀生帝帝之娶於蜀又有自來又謂蜀塗山肇自人皇爲蜀君掌塗山之

國亦一徵也至會諸侯於塗山當以九江郡者爲是東漢郡志山在當塗杜預云在壽春東北今有禹會村柳子有銘蘇子有詩且於天下稍向中會同於此宜矣通鑑外紀亦云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啓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如是則娶而生子生子而後南巡南巡而後會諸侯娶則在此會則在彼次序昭然會稽乃致羣臣之地或崩葬之所故有禹穴所謂塗山一曰棟山一曰防山紛紛不一太平乃晉成帝世當塗之民徙居於此故亦名其縣曰當塗好事者援此以爲說而實非塗山世次懸遠地名改易煩亂傳會不足徵況會稽塗山在禹時未入中國禹

安得娶彼哉今特辯而正之庶祠廟之建得其本真而禹后受享於誕生之地尤不可闕爾

至正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涪陵賈易巖撰 考長壽縣志易巖名元

賜修蜀堰碑

揭傒斯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於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以饒自秦歷千數百年所值衝薄蕩囓大為民害有司歲治隄防百三十二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其不役者日三緡富屬於貨貧屬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緡毫髮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概其所入

不足以更費今上皇帝卽位之明年敕四川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且召灌州判官張宏計曰若發之石則役可罷民蘇弊除胡憚而莫之為宏曰公慮及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宏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成水暴漲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便宜皆曰便復禱於冰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予於治弗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元十有

三
肆百伍拾叁
一月朔肇事於都江堰都江卽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鹽井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冰鑿以避沫水之害中爲都江堰少東爲大小釣魚磯又東跨三江爲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爲利民臺臺之東南爲侍郎楊柳二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於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於成都俗稱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爲鬪雞臺臺有水則尺爲之畫凡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盡沒其則則民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旁爲治水之法皆冰所爲也又東爲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醜

爲二渠其一自馬騎東流過郫縣入於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於成都古謂之外江卽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爲駱馳又東爲確石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而渠曰馬埧東流至成都府入於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鑿三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埧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新津罷藍淀黃水千金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爲外應顏

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於外江五斗之水南入於馬埧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為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於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二里餘有司因潰以為堰堰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期而畢若成都之九里隄崇寧之萬工堰彭之壩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施而召亦責長吏農隙為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工駱馳確石三

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為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槎然後即工諸堰皆發以山石範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刀麻為絲和石之灰以苴罅漏禦水潦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荆櫛比鱗次賴以為固蓋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鑿新渠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為石門以時啓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為也初郡縣及兵家共掌都江之役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縣乃以其民分任下流諸堰廣其增修而大其役民苦之至是復合焉常歲或水之用僅

數月堰輒壞今雖緣渠所置確磴紡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一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滿隨取而足用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工倍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之使相望於道臺省觀工之數不絕於使所溉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舞焉而下自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且怨或決三洞之水以灌其坎或毀都江之石以壞其成撓之百計不拔益固甫五閱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永休饗古未有也而古當普

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臣後斯紀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之敘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源也然所以為利亦所以為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已湯之后稷播種猶已飢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為政不本於農不先於水是為不知務是謂冥行之臣李冰一鑿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一修其業神且不違彼失其利而欲廢之不亦卑乎惟吉當普才大而德敏愛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為國忘家安於命而勇於義而所知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任四川請罷鹽運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奸利置安撫司以撫四方

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端知無不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宏輝智竭慮終始克相其志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乎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水工二百五十三人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工糧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於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奇油半之鐵六萬五千麻五千撮其工之直物之賈以緡計四萬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積積而在官者餘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於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若淘灘修堰之供仍蠲灌之兵民常所繇役以專其堰事嗚呼後之莅此土者尙永監於茲勿怠其政

其事以為民病以為國家憂臣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廣祐英

惠王父子碑銘

天一濬靈多原于西岷山道江禹績可稽民生事有因革保制安危神實任責於穆英惠藩屏坤維於赫仁祚駿烈四馳自秦徂漢禩以千計惟王父子蜀境是庇江原自蜀王鑿其阻蜀漑餘波厥施乃溥江趨而東勢通蜀山春夏暴漲橫潰是閑既遇其衝又決其支以漫以灌惟堰是資昔王受命司我芻牧為茲惠利以阜我蜀今我蜀民作堰歲勞殫智疲力以捍江濤僉憲有謀將息斯患王實誘之昔遺以艱吏顯于王願授指教王繇之詞繼導之攻詢謀允孚百役以興厥志無二惟王之憑象鼻之漲茫無津涯涌為淺瀨有磔有沙匠涉彼嶺言鑿其堅山夜發洪穴不待穿匠取彼石既結既砌搗惟運斤惟右惟左蜀山不雲蜀日且出涉冬屆春民就愛日彼捷彼蓄昔木今石其崇言言永固爾需民聽馨鼓追思往年富民釐錢耕者廢田今茲永逸孰究我圖顯允二神作我蜀郭聖神在御懷柔百神封章來上亟命詞臣錫以徽稱華以書命以旌王功以致朕敬渙號于庭揭虔于祠朕命不褻神惟顯思登瀛有臣

復請誅賜俞音自天寵命海至嗟彼羸民百郡列署惟茲蜀守
 勳烈昭著異趨殊歸惟德與力王初庇民顧盡乃職豈謂異世
 猶濯厥靈俾王初志炳乎丹青王不恃力務德是勤有偉
 斯績益光前聞詞臣作歌守吏賦刻江流沄沄昭彼無極

